

叶曙明 著

花城出版社

共和将军



曙明 著

共和将军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0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共和将军

叶曙明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3.8

ISBN 7-5360-4078-4

- I. 共 ...
- II. 叶 ...
-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-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2864 号

责任编辑: 冯沛祖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肇庆市狮岗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7.75 1 插页

字 数 440,000 字

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5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078-4/I·3299

定 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共和将军



00AP67/06



目录

第一章 革命秀才/1

中国在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之间激烈动荡。禁赌、请愿、杀贼、暴动，在这改朝换代的大风暴中，乱世英雄，破蛹而出。

第二章 历史的十字路口/53

广东兴起三十六道烽烟，反了七十二路诸侯，美丽的羊城沦为盗贼世界。陈炯明治乱世用重典，终于建立起稳固的革命政权。

第三章 “政府倘有违法行为，皆得以法律范围之。”/105

中国错过了实现宪政的最佳时机。黄兴、陈炯明与孙文出现重大的政治分歧。究竟应该走民主建党之路，还是绝对服从领袖个人？

第四章 “君主专制之气在北，共和立宪之风在南。”/149

在护国、护法的战火中，共和是一面不倒之旗。陈炯明两度与死神擦肩而过。孙文在广东另立中央政府。中国将何去何从？

第五章 逃出生天/191

孙文炮轰督军署，海军总长被暗杀，广州危机四伏。陈炯明率领粤军，杀入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福建。蒋介石兵败永泰，上演割须弃袍而逃的一幕。

第六章 “东方一颗明星”/237

陈炯明在闽南开辟了一个“模范小中国”的护法区，成为政坛一颗耀眼新星。他与苏联的秘密交往。十月革命值得庆祝，但军事援助免谈。

第七章 八月折桂/281

粤军打着“粤人治粤”的旗号，回师广东，驱逐桂系。陈炯明废除督军，迎接孙文南下重建政权，但内部争权夺利，暗潮涌动。

第八章 “欲救中国，只有将政权还诸人民。”/323

陈炯明禁赌、禁烟、禁娼，从事点滴改良，致力于建设一个模范省。孙文力排众议，就任非常大总统，引起轩然大波。孙、陈关系再度蒙上阴影。

第九章 辉煌岁月/369

粤军挺进广西，统一两广。陈炯明的地方自治理想，与孙文的武力统一主张，形成尖锐对立，引发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。

The top of the page is decorated with a traditional Chinese relief carving. It features a central dragon with its mouth open, surrounded by four large, smooth spheres. The dragon is intricately detailed with scales and whiskers, and the entir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wirling clouds and floral motifs.

第十章 六一六之夜/415

邓铿遇害，成为不解之谜。陈炯明被孙文罢官。在充满阴谋的夜晚，粤军发动兵变，逼孙文下野。“粤军之父”陈炯明背起千古罪名。

第十一章 英雄一去豪华尽/4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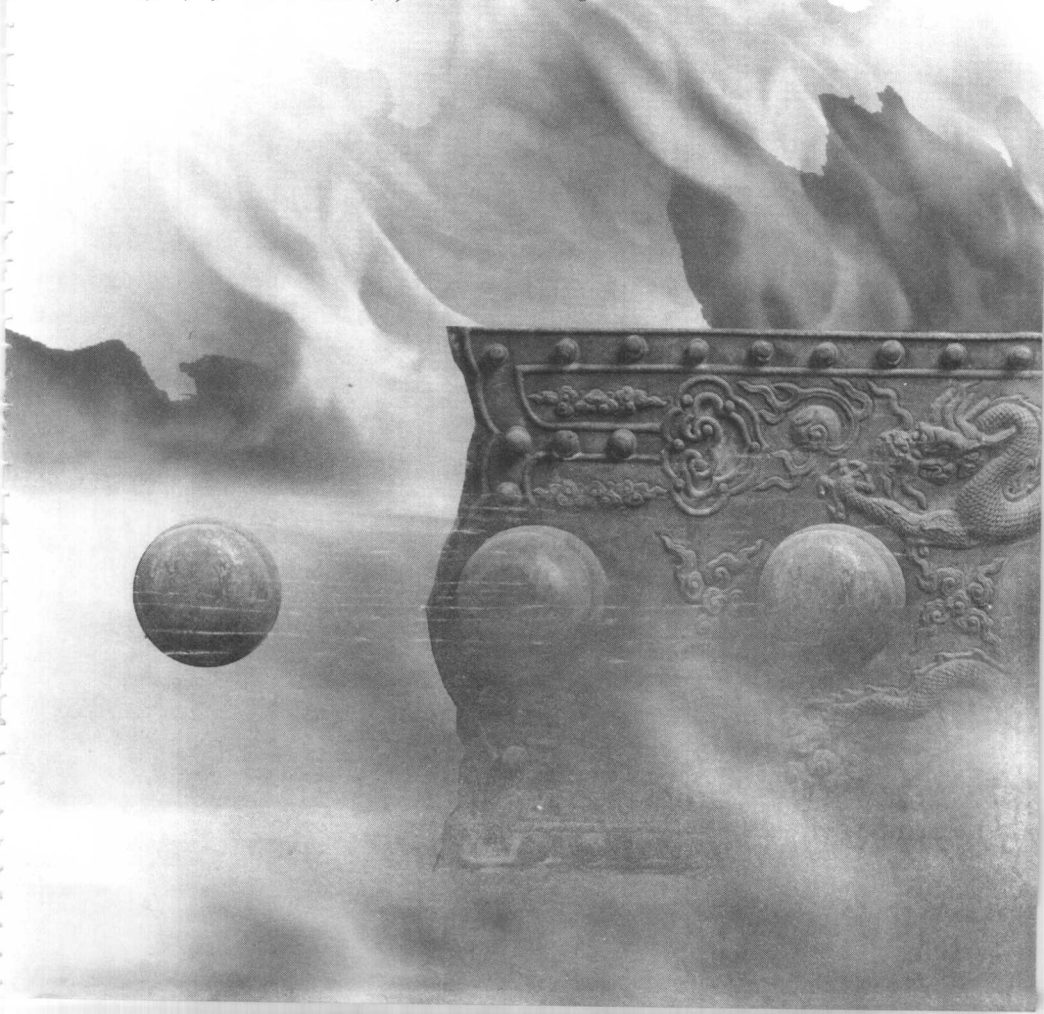
孙文坚守鹅潭，指挥平叛。滇桂联军把陈炯明赶出广州。数年惨淡经营的成果，一朝尽付东流。陈炯明进退失据，成了政治上的孤儿。

第十二章 “共和，共和”/509

一个狂飙烈焰的大革命时代来临了。粤军兵败解体，陈炯明亦黯然谢幕。江山未改，风流已被浪淘尽；千秋功过，万古沉灭，任后人评说。

第一章 革命秀才

中国在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之间激烈动荡。
禁赌、请愿、杀贼、暴动，在这改朝换代的大风
暴中，乱世英雄，破蛹而出。





1

严酷的寒冬降临了。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一股强大的西伯利亚寒流横扫大江南北。南方正下着小雨，沿海地区都在降雨。冰冷的雾状的小雨，纷纷扬扬，笼罩着五岭以南的大地。寂静，寂静，寂静……

清末 10 年，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的前夜。从 1850 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，历时十余年，在江南各省形成决堤泛滥之势，冲垮了清朝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能力。皇权政治，从这时候起，开始急速地走向穷途末路。改革的呼声，奔腾高涨。随着洋务运动、维新运动的兴起，一批有实力的南方官员和绅商联合起来，在“自强”口号的激励下，共襄工业化盛举，使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低微的工商业，迅速蹿升为一股强大的社会革新势力，旧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了。

这一切，最初发生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。南方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影响力，在清末 10 年间，突然变得举足轻重了。在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中，北方最令人瞩目的“贡献”，莫过于由袁世凯建立起一支新式军队。富国强兵的梦想，似乎由东南方承担了前者，北方则承担了后者。而强兵的结果，使这支“新式军队”，为祸中国长达 20 余年，把大好河山，变成一个杀戮屠场。

中日甲午战争后，朝廷和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把台湾及附属各岛屿、澎湖列岛、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。条约一经披露，举国如沸。广东举人康有为召集当时在北京会试的 1300 多名举人，打算上书光绪皇帝，力主拒绝和约。最后书虽然没有上成，但已是闹得满城风雨，成为近代史上一幕经天纬地大变法的序幕。

1898 年，变法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，全面展开：经济方面，鼓励开垦荒地，提倡私人办实业，奖励新发明、新创造，修筑铁

路，开采矿产，改革财政，编制国家预算；文教方面，改革科举制度，废八股，改试策论；设立学堂，提倡西学，派人出国留学、游历；允准创立报馆、学会；政治方面，删改则例，裁汰冗员，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，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；军事方面，严查保甲，实行团练，裁减旧军，督练新军。大大小小的新政，不一而足，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同时，亦触怒了北京城内顽固的保守派。

这场变法，推行了仅百日，竟演变成一场充满阴谋色彩的宫廷政变。愤世而激进的改革者们，也许从一开始就认定政变是不可避免的，一连串急风骤雨般的激进举措，只是为了把双方都逼入一条不可回头的路上。慈禧太后最终倒向了保守派，政变以“六君子”流血牺牲而落幕告终。

蒙蒙细雨下个不停，1898年的冬天，风如此之冷，天如此之暗，仿佛天地间的寂静都在这里沉淀、凝结，渐渐地合拢，收缩，在这死一般的寂静挤压下，整个空间仿佛都在悄悄地崩塌和陷落。

广东是平静的。由于消息闭塞，这里的人对北京发生的事情并不太清楚。1899年的乡试和生员考试依旧举行。许多年轻人，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变，和他们的祖辈一样，怀着“一榜出身，两榜进士，御点翰林”的梦想，赶赴府、州、县学的考场，努力为自己的仕途，铺下第一块阶石。

翻开戊戌科秀才的横单，一行行以工整清秀的小楷抄录的人名，映入眼帘。那些名字如此平凡，和大部分中国人的名字，没什么两样。当年曾为自己榜上有名而弹冠振缨，期待指日峥嵘之辈，绝大部分都像细水流入了沙地，转眼间便消失不见了，像一缕轻烟，随风而散。

但有一个青年，却留了下来。

也许当时没有人会料到，包括这个青年自己也绝不会料到，在浩瀚的史册上，他将留下一个名字，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名字——陈炯明。

1878年1月13日（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十日），陈炯明生于广东海丰县，原名捷，字竞存。海丰位于粤东沿海地区，汉代属龙川县地，东晋分置海丰县，明、清皆属广东惠州府。海丰西北面是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，千米以上的高山，便有九座之多；中部和东部黄江流域一带，则是一马平川，阡陌纵横，夕阳下的墟里孤烟，与田边地头的点点寒鸦，远近的鸡犬之声，构成一幅灰色的南方冬天田园图；沿海是起伏不定的丘陵；海岸线长达一百多公里，蜿蜒曲折，涛声隆隆，日夜不息。

海丰县城外有一座五岭坡，在历史上，赫赫有名。1277年文天祥率兵抗元，曾转战于赣粤各地；1278年驰入海丰，人疲马乏，就在五岭坡上休息，但饭刚做好，元兵突然从天而降，文天祥不及迎战，束手就缚，被押往北京。过零丁洋时，触景生情，留下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千古绝句。海丰人在五岭坡上建了一座“方饭亭”，亭下有“表忠祠”，以表彰文天祥的忠烈。

广东工商业虽然发达，但海丰却有七成人口农务，亦有为渔，还有当山贼和海盗的，而工商业几乎为零。民风相当强悍，宗族之间的纷争械斗此起彼伏，无一日安宁。陈炯明还不到三岁，父亲便一病不起。不几年，祖父亦谢世，人丁单薄的陈家，家道便急速中落了。但到1899年，好运气似乎降临了陈家。陈炯明中秀才后，和本学老师的女儿黄云（娥）结婚，夫妇感情深厚，后来陆续诞下五女三男，女儿宝瑶、碧瑶、瑞瑶、淑瑶、媿瑶，儿子定夏、定炎、定炳。陈炯明对生活似乎心满意足，别无奢望，然而，在短短的几年间，中国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之中。

朝廷捕杀维新派的血迹未干，1900年北方爆发义和团之乱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焚城劫掠，天下大乱。湖南、广东这些省份，远离动乱漩涡，尽管他们拥有中国最强的军队和最富庶的省份，但

他们并不愿意北上勤王救驾，反而纷纷筑篱自保。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共同努力下，长江盈盈一水，成了分隔南北的天然屏障。两广总督李鸿章，甚至把朝廷向西方国家宣战的上谕，称之为“矫诏”，直截了当地宣布：“粤断不行，所谓乱命也。”

南方的革命党，认为这是千载良机，南方脱离朝廷，成为反满复汉的基地。他们试图说服李鸿章在南京或者汉口设立新的首都，把东南互保的局面，变成新政府的基础。5月，革命党致书香港总督卜力，提出六项政治主张，其中第一、二项是：

一、迁都于适中之地，如南京、汉口等处，择而都之，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之程。二、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，以总其成。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，以资分理。所谓中央政府者，举民望所归之人之为首，统辖水陆各军，审理交涉事务，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。设立议会，由各省贡士若干名，以为议员，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。所谓自治政府者，由中央政府派驻省总督一人，以为一省之首，设立省议会，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，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、征收、正供，皆有全权自理，不受中央政府遥控。

政见书的领衔者名叫孙文，是广东草泽间一位著名的反清革命家。虽然他们的意见，与李鸿章的心事，多有暗合，但李鸿章却不屑一顾。双方的社会地位，天悬地隔，不在一个对话的平台上。

孙文，广东香山，生于1866年11月12日，乳名帝象。在当地，这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名字，并非表示他生而有帝王的异象。1895年，孙文因在广东策划反清起义失败，一直流亡海外。就在陈炯明考取秀才的那一年，他正被朝廷追缉。1903年，孙文在檀香山加入洪门，按照洪门仪式，他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，愿遵守

洪门二十一条例、十条禁。洪门授予他“红棍”之职。

陈炯明一生的荣辱，与孙文有莫大的关系。他们就像两颗行星，正在茫茫天穹中循着自己既定的轨道行走，尽管总有一天他们会相遇，碰撞出炫目之光，令中国现代史数易其稿。

但现在两人相距仍然遥远。

在经历了深创巨痛之后，朝廷终于同意改革，宣布从1901年起，改革科举制度，废除八股。凡四书五经义考试，一律不准用八股文。同时废武举。这是科举制度改革的第一步，从表面上看，似乎只是文体的改变，但实际上，对传统社会，产生了深刻的分化。最直接的影响，在于切断了读经和仕进的必然联系，政治系统与知识分子之间，传统的沟通渠道被堵塞了，知识分子不得不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重新定位，整个社会的结构，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动摇。

年轻的知识分子，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，兴趣索然。陈炯明和父亲一样，考取秀才之后，再没有循着举人、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，1904年，陈炯明进入海丰县速成师范学堂就读。闲来无事，常在惠州替那些富家子弟做枪手，写些应试的文章，不假思索，一挥而就。生活虽然清贫，日子过得倒也惬意。即使将来真的废除了科举，凭他在师范毕业的学历，一辈子以文墨为业，砚稼笔耕，也不失为一种闲适人生。中国许多知识分子，不就是这样过了一生的吗？

然而，桃花源外，国家正值多事之秋，热血男儿，登车揽辔，难免有澄清天下之志。陈炯明命中注定，要在中国干一番大事业，而不是终老南山。

1900年是一个转折点。大清江山，人命浅危，义和团的符咒和八国联军的枪炮，把帝京搞得兵荒马乱，暗无天日。慈禧和光绪两母子，焦头烂额，逃亡之余，还想秉承康熙、雍正的威仪，铁腕强权，君临天下，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而天文数字的庚子赔款，更

使国家濒临破产。

政治改革的先决条件是开放言论，让民间的声音有自由表达的渠道。清末 10 年，虽然发生过轰动一时的《苏报》案，但从全国范围来看，特别是南方，官府的报禁，实际上，已经名存实亡。1902 年广东创办的《亚洲日报》和《开智日报》，成为革命党的公开论坛；1903 年创办的《时敏报》，大胆记述了太平天国事件；另外，不计其数的周报、三日刊、画报和小报，陆续登场，一如春雷启蛰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这些法国大革命口号，藉着报纸和新学堂，长驱直入，哄传于知识分子之间。各种各样的社团，以联谊和学术为旗号，夺席谈经，各抒谏论，以开启民智为己任。这一切，在几年前，还是天方夜谭。世界真的要变了！

1906 年，孙文在日本召集中国同盟会筹备大会，7 月举行成立大会，公推孙文为同盟会总理。汪精卫、胡汉民、朱执信、廖仲恺四个广东大才子，左弼右辅，无论在人数上，抑或在主张上，广东人均傲视群雄，稳居导航地位。除此之外，则以湖南、四川、湖北、安徽等地，依次排列。在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旗帜下，一场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民族革命，以结束帝王专制为目的的民主革命，轰轰烈烈，揭开帷幕。

陈炯明不是留学生，无缘亲与这一盛会，但同盟会的革命人士，在三山五岳的会党襄助下，迅速渗入国内，扩张组织。民族革命的主张，传播天下，风行草偃，引起了学界、士绅和新军军人的强烈共鸣。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，陈炯明一旦接触到这些“异端邪说”，就像被磁铁牢牢吸引，再也不能回头了。

与孙文组织同盟会的同时，陈炯明和同乡马育航、钟景棠、钟秀南等人，在海丰组织了一个“正气社”，灵感显然来自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隐含反抗满清的民族情绪。这一年，马育航刚满 22 岁，年轻，热情，胸怀大志。据说潮汕地区姓马的，都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。当陈炯明宣布他要到省城广州，到广东法政学堂

读书时，马育航真想跟他一起去，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。比他年长五岁的陈炯明以大哥自居，拍拍他的肩头说，“你想到省城嘛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”

从惠州到广州的船，在途中遇上了一点风浪。一场夏季的暴雨使海水变得汹涌起来，风涨满船帆，呜呜作响，船身东摇西摆，忽高忽低，许多人都呕得死去活来。陈炯明听着船上的绳索被拉得嘎嘎响，好像要断裂一样。虽然他努力保持视线，但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，头晕目眩，浑身难受，胃里所有的东西都呕出来了。他大口喘着气，下意识地抓住身边的东西以防万一。

幸亏暴雨很快便过去了。海面上瞬间又恢复了平静。船平稳地前进着，终于抵达省城。当陈炯明踏上码头时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他已经忘记晕船的痛苦了。广州巍峨的城墙，狭窄的街道，一间连着一间的店铺，土洋杂陈，门口飘扬着各式各样的幌子，牙行、货栏、茶居、二厘馆、包办馆、番摊、烟馆林立，马车与轿子穿梭往来，熙熙攘攘的人潮，小贩的吆喝声声入耳：“花生肉，南乳肉，重好食过焗腊肉……”这一切刷新了他的视听，令他心神为之一振。

陈炯明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人称省城“金山珠海，天子南库”，一点也没有夸大，这里果然是人文荟萃之地，经济发达，人心开明，非粤东的穷山恶水可比。康熙曾定广州为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，而乾隆更定它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，使广州急速走向繁荣。

陈炯明在旧仓巷鸿来客栈安顿下来，立即跑到大街上。他希望能尽快看看这个城市，熟悉这个城市。他要把它的每一条街道，每一处地方，一砖一瓦，一石一木，乃至空气的气味，都刻在自己的记忆当中。

和煦的阳光照耀着。法政学堂在越秀山东侧，往南走很快就到了双门底大街，从珠江吹过来丝丝凉风，舒服极了。陈炯明贪婪地

呼吸着空气，天空似乎弥漫着素馨的芬芳，他循着风向信步寻去，果然找到了一个摆满素馨的花市。这里红男绿女，游人如织，十分热闹。文房用具、线装书籍、刻印、古玩金石、成衣、苏杭杂货店铺，成行成市。双门底大街北面是布政使司署，后面是两广总督衙门，西面是巡抚衙门，陈炯明远远看见不时有蓝呢轿子经过，偶尔也有红伞顶马，喝道而来。在这里就是广东的政治中心了。

陈炯明不知不觉地走到路中间，仰望着天空，喃喃地说：“这里，就是这里了，总有一天……”胸臆间，蓦地涌起了一股展翅欲飞的冲动。

几年来，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，各项新政，风发云涌。当年试子云集的省城贡院，改成速成师范科学，为学界培养人才。甚至在朝廷裁撤巡抚建制后，巡抚衙门也改为广东工业高等学堂。两广各属原有书院、学社公地，统统划为学堂用地。书院式微，学堂崛起，成为大势所趋，有师资也办，没师资也办。法政学堂、群益学堂、教忠学堂、圣心中学、弁将学堂、岭南学堂、军医学堂、蚕业学堂，真是忽作风驰如电掣，一夜满城尽学堂。

岑春煊虽然已调离广东，但他在任期间，大力提倡实业改良。在河南兴建土敏土厂，修筑长堤；创办农林试验场、劝工陈列所，成立电话总局、邮局、航政局。各项市政建设，办得有声有色，热闹非常。陈炯明躬逢盛地，大开了眼界，也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
1907年，同盟会在粤东策动起义。6月2日，惠州七女湖的会党，攻入清军防营，抢夺枪械，连克杨村、三达等墟。6月10日，会党围攻博罗，广州大为震动。水师提督李准率军反攻。这位道员出身的四川人，是有名的悍将。会党缺乏弹药，勉强抵抗了几天之后，不支而散。七女湖起义虽然失败，但宛如巨石投水，在陈炯明的家乡，激起了千重浪。从此人心思乱，宁静的乡村，不复宁静。